

# 近年情更怯，春节回家看什么

(上接12版)

跟大哥、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。

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。我们问他，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。他说了一句粗话，然后说：“两百块，划不来！”又说，就是这样的生意，也越来越少了。大哥说：“在县城买房又怎样，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？”拉砖的师傅说：“只要是人，总有个生存的法子。”

又来了一个人，是细哥的同学，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。得知他在这山里盖了楼房，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。细哥问：“你要买那么多房做啥事？”他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！没办法！”“盖了一栋楼，买了一套房，还叫没办法！明年还去打工吗？”“不去打工，在家里做啥事？”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湾子的人家，基本上都在这里盖了一栋楼，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。

其间来了一人，开小车，戴墨镜，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。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，问有鱼没有。细哥正划着独木船，一只手划，一只手网，笑着答：“你又不买，问这做啥事！”同我们说话时，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，神气得不得了。

墨镜又对细哥喊：“别扑了麻雀（翻船）哈，我是秤砣，到水里就沉了，帮不了你。”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。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掘机的斗地主。说是挖山种天麻，规模很大。

从言谈中得知，墨镜平时在县城住。后来听细哥讲，墨镜小学没读完，就在外面混，替人讨债，拿斧头砍人，就这样起家的。

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。她们是来买鱼的，跟墨镜是亲戚。墨镜却不认识那个20来岁的女孩儿。“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！”墨镜说，“在哪里打工？”她说在温州。“属什么？”“属鸡。”

墨镜说：“还没有说人家吧？我帮你介绍个。”女孩儿的母亲说：“她回来这几天，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。”“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的事发愁，我把你说到他家。”（说，替人说话的意思）女孩儿母亲连忙说：“那怕是不行，她想嫁到县城里。”

墨镜说：“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。那男孩儿的娘脾气不好，但你们又不跟她过，你们到县城里住，做点儿小生意。他家也有钱，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元，轻而易举就拿出来。”墨镜走的时候，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儿上门相亲。

（3）车子。近些年来，对在外打工5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，对一种东西的渴求，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，那就是车子。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，不管什么小车，关键是要有！

在农村，房子是一个媒介，车子更是一个媒介——是你在外面混得好、有身份的标志，房子不能移动，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，表示衣锦还乡。很多二代、三代农民工，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辆车。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，他再次回家，必须要有辆车，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？

春节的县城，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，这些车子绝大部分是从外面回来的，与此同步的情况是：物价飞涨。

## 知识的无力感

这10多年来，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。众所周知，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，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。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，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。（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，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）应该说，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。

倒是两类家庭，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，却往往被忽视。一类是孤寡老人，一类是举全家之力，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。

在第一类家庭中，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，身体一天比一天不好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日子过得异常艰难。有人会问：国家不是有低保吗？是的，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。在我的家乡，低保的额度是每年800元。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，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。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，没有人替他们说话。

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，主要是指有孩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家庭。这些孩子，从小学读到大学，一直处在教育收费的最高峰。并且，20多年来，农村税费多如牛毛，家里一年的收入，不够交税。大人内外应付，心力交瘁。最要命的是，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，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，又面临结婚、买房等种种压力。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，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，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。

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，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，感觉很难融入到村里人的生活，所以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，来学校很早。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，村里人就问一个问题：“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？”所以，他过年回家，基本不出门。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，其实我没看什么，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待在家里看书、看电视、写东西。

作为农村大学生，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，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，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

## 小结

说了上面这些，相信大家能够理解，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，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，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。

回家究竟看什么？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，但是很多事情不停地往你心里撞，也就有了很多感受。越看，对乡村的未来就越迷茫。

（网友“仰望星空”推荐）



# 一成不变的生活更可怕

## 老家，个人权利的边界模糊

我想讲两个体会，分别来自我的岳母和亲妈。

岳母一家，早在1998年就离开皖北农村，远赴青海某城市做小生意。岳母至今常说的一句皖北方言就是：“这辈子都不想回老家，啥时候都不想回老家”。岳母当初离开老家，十几年不回去，是因为在老家，个人权利的边界模糊，产权不清。

皖北农村宗法色彩较浓，不说扯不清的人际关系，单说你勤劳致富了，眼红的亲戚可以去你家闹事要钱，你都无处讲理；小姑子上法庭闹离婚，你不管不顾，不去找关系，婆婆就天天堵门口骂人，认为这事儿你凭啥不管；皖北农村人礼钱极重，不输北上广，一年辛苦挣的钱，还不够给各位亲戚朋友“随份子”，何况我给你多了你给我少了就容易滋生纠纷，时间久了真是烦不胜烦。

## 传统的也不全是好的

笔者恰好也是一位文科博士，文人对逝去的东​​西容易有一种感伤和怀旧，但实际上，有些美好田园生活的幻想，可能是记忆的自我美化功能造成的错觉。王博士的文章还写到，在动车、高铁上“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，相互间很少交流”；而到了农民工较多的绿皮车上“熟悉的、不熟悉的，都在热烈地交流，还有打牌，吃东西之类的，什么都有，也有用劣质手机的外音放歌曲的，大

岳母还认为，皖北老家太穷，说白了，就是收入来源比较单一，这也是她离开老家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再说我的亲妈。我老家是河北，那里的人相对质朴一些，宗法观念相对淡薄，产权观念和权利边界因此相对清晰，礼金开支负担也不大。但她仍觉得城市好，尽管我家从农村搬进县城不过10年。有次她来北京，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，震惊于北京的商品品质之优，公共服务之周到——在县城，就连买到的一瓶洗面奶，可能都不是正品。

我爸多少有些意气，觉得以后老了，必须叶落归根，得回老家盖房子、生活，但他的观念被我妈批判了多少次，说“但凡有点儿能力的都不想在农村待，人家都往县城跑还来不及呢，现在村里的小伙儿在县城没房子都找不到对象”。

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”。作者认为，后者代表了底层人的粗犷和乐观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“有家园可以退守”。绿皮火车上这种不怕影响别人的行为，本质也是权利边界模糊造成的，让多少人抱怨过的不文明现象，被诗意地美化成具有“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”。这种说法让坐过绿皮火车饱受噪音、体臭、香烟烟雾折磨的人情何以堪。

出于家人对老家精神上的联系，我每年

春节都随家人回农村老家待一两天。现在的农村确实比较破败，主要是新生力量断流。以前村里还有些能工巧匠，他们掌握某些奇怪的工种，比如会唱戏的、用土方治病的、能调解邻里关系的等。现在这些人也没有了。农村之所以破败，恐怕是因为它无法留住更优秀的人——道德评判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

## 读书不会无用

作者深有感触地写到，作为博士生“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中”，“作为农村大学生，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，你童年的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，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”。

在笔者看来，在当前，一个刚入职的大学生收入比不过熟练的技术工，这也很正常。读大学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，无论乡村还是城市，读书不会无用，因为知识是有用的，读过大学的人相对而言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，以后贡献越大，拿钱也就越多，而不是一毕业就能兑现很多钱或一毕业就加入体制内获得某种“人上人”的身份优越感。如果说获得了什么学位就要高人一等，不能高人一等就没面子衣锦还乡，那只能是旧时代的事情。

笔者认为，农村人宁愿承受亲情的损失也要求变。因为农村从未成为过给人提供稳定感、满足感的物质依靠，更不曾有过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。固然人人都渴求稳定的依靠，然而我们又清楚地知道，一成不变的生活才是更可怕的。（作者系高校青年教师）

（网友“仰望星空”推荐）

春节期间，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王磊光一篇回乡笔记火爆微信朋友圈。这篇文章再现了城乡差距下农村的凋零和残存的生机、进城农民工的亲情被剥夺、农村大学生面对知识无用的尴尬等关注度较高的社会问题。作者说，自己分不太清上海地铁7号线的“长寿路站”和“常熟路站”，因为“对于有家乡的人来说，是用方言来思维的”。

作者说到，打工在外有车有房有事业的同学，宁愿“什么都不要，也愿意回家”，宁愿“没有搞改革开放，我也愿意日子苦些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”。说白了，就是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”，同样作为一个有家乡的文科博士，我不认可这种思维。

